大公報
責任編輯：吳至通　王鉅科　美術編輯：劉國光
2019年1月24日　星期四

「眾·樂樂園」構建市區新樂園

【大公報訊】記者劉毅報道：人人皆知，香港人居住環境狹窄，即使想在公餘時間玩樂一把，也不知有什麼好選擇。不過本地有設計師卻利用公園這一公共空間，進行設計研究，思考如何能拓展現有空間。他們在西營盤 Warehouses on West 舉辦「衆·樂樂園」展覽，以一比一原形及比例模型，展示四個微型公園設計模型，讓觀衆明白藝術離人們生活並不遙遠，看上去無甚發揮空間的公園也可以豐富本地人的生活。

多元化設計重塑公共空間

繼去年香港藝術推廣辦事處推出「城市藝裳計劃：樂坐其中」，爲全港十八區二十個公共空間重新設計座椅之後，是次這班本地設計師參與信言設計大使發起的爲期整整一年的設計計劃——「未·共研社」之「衆·樂樂園」，重新設計四個微型公園：荃灣二陂坊遊樂場、油尖旺區砵蘭街休憩花園、油尖旺區咸美頓街休憩花園、石塘咀山道天橋底休憩處。微型公園的構思經審批後將逐一落實，並由康文署及建築署負責翻新。

四個項目的設計團隊由張智強、Mimi Hoang、Sam Jacob以及黃炳培四位導師帶領不同領域的十七位學員組成，他們與導師緊密合作，根據公共空間與人們的關聯，探討社區藝術的更多可能性。信言設計大使聯合創辦人及執行總監姚嘉珊表示：「香港人居住空間已經好細，爲何不關注更具多元化可能的公共空間？是次我們旨在提升城市活力，並努力探索公共空間還可以如何被運用，爲香港公共空間設計做出貢獻。」

「荃灣二陂坊遊樂場四周樓宇密集，中間的空地成了大衆活動的空間，成年人和孩童都會在此玩樂一番，但我們去調查的時候，發現該區缺乏供孩童玩樂的公共設施。我們計劃在場內提供好玩、富挑戰性的兒童遊樂設施，且在樹蔭和蔭棚下劃出空間提供充足座椅。」Mimi Hoang團隊成員麥朗說。另外兩個成員陳韻淇和蔡旻諾亦道：「設計時的最大挑戰是整個二陂坊位於消防通道，故要十分注重消防空間及擺放遊樂設施之間的平衡。」

休閒綠化 搭枱玩樂

「與荃灣二陂坊不同，砵蘭街休憩花園多聚居中老年男性，他們或賭馬、或看報，以此打發時光。」參與油尖旺區砵蘭街休憩花園設計團隊的洪錦輝和曾首彥說。故而在經過幾次構思調整以及實地考察後，他們將公園定義爲多用途公共空間，鋪設一系列開花植物和綠化牆，並設有可移動的枱櫈和一套新設計的圖形標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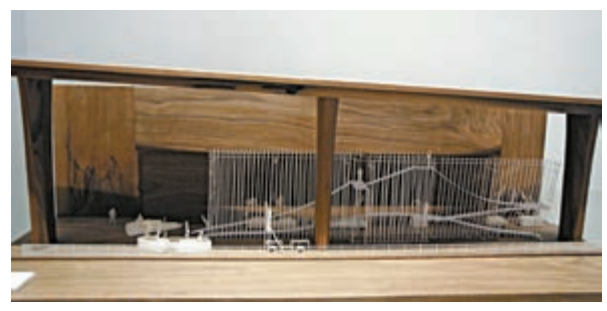
另外兩個空間的設計理念亦是趣味多多，油尖旺區咸美頓街休憩花園參考中式餐廳分享餐桌文化，以「搭枱」作爲設計基礎和靈感，致力打造用以適合各種活動參與者的交流空間，並連同當地手藝工匠爲花園設計康樂設施，增進社區凝聚力。石塘咀山道天橋底的高度爲設計者帶來新創意，他們融合「玩樂」概念，於該空間設計多個山形設施，當中不乏座椅、公共活動空間及象棋桌等等。

「衆·樂樂園」展覽由即日起至本月二十九日，在西營盤皇后大道西三八四A號三多大樓地下B舖舉行，查詢詳情可電：二七三九六八八九。

▲姚嘉珊希望這展覽能為香港的公共空間規劃做出貢獻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麥朗（左）、陳韻淇講解荃灣二陂坊遊樂場設計理念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油尖旺區砵蘭街休憩花園的設計模型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荃灣二陂坊遊樂場設計模型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以「搭枱」作為靈感和基礎的油尖旺區咸美頓街休憩處設計模型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石塘咀山道天橋底休憩處，設計團隊加入山形設施的模型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舞蹈員化身小鳥表演

空中舞蹈團訪港獻藝

【大公報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邀請愛爾蘭的「坐唔定空中舞蹈團」二月來港演出《飛甩鳥毛》，節目適合兩歲或以上觀衆欣賞。

《飛甩鳥毛》是一個空中舞蹈演出。節目講述兩隻小鳥剛剛走進新奇的世界，開始踏上奇妙的發現之旅，聽着大自然的聲音開始學飛。節目糅合雜技、空中舞蹈、現場音樂、輕柔的色調和觸動心靈的聲音，兩隻友好的小鳥探索着牠們的羽毛世界。

「坐唔定空中舞蹈團」自一九九八年成立以來，爲愛爾蘭與世界各地的青年觀衆在室內、室外、起重機上表演，並作垂直舞蹈演出。藝團在過去二十年不斷成長，孕育愛爾蘭的空中舞蹈藝術，於二〇〇九年創辦愛爾蘭首個年度空中舞蹈節，並專注於專業藝術發展及與社區合作的獨特企劃。二〇一三年榮獲亞瑟·健力士項目基金資助，得以在二〇一五年成立愛爾蘭首個空中舞蹈創作中心。

該節目公演時間如下：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時及晚上七時三十分，十六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下午三時及晚上七時三十分，二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及下午三時，地點是葵青劇院黑盒劇場。

每場演出長約三十五分鐘，不設中場休息。兒童必須由父母或成人陪同入場。一人一票，幼童不論年齡須憑票入場。每場演出前四十五分鐘均設面具手作活動，於葵青劇院排演室舉行，歡迎持票觀衆參與。

《飛甩鳥毛》是「冬日開懷集」系列節目之一，門票現於城市售票網（www.urbtix.hk）發售，查詢詳情可電：二二六八七三二三。

圖片：康文署提供，Vitalij Kazackov攝

◄《飛甩鳥毛》糅合雜技、空中舞蹈與現場音樂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 香港話劇團晚上七時四十五分於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公演音樂劇《假鳳虛鸞》。
- 中英劇團晚上八時於葵青劇院演藝廳公演話劇《靖海氛記·張保仔》。
- 「比爾斯飛躍演奏音樂節2019」節目：「情迷探戈」音樂會晚上八時於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
- 趙旭個展「漫步星際2019——趙旭藝術展」，於保利香港藝術空間（香港金鐘道88號太古廣場一期七樓）舉行至一月二十八日（周一至日，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開放）。
- 「花旗飄洋——1784至1900年遠航來華的美國商人」展覽，於香港海事博物館（中環八號碼頭）舉行至四月十四日。

藝術賞析

何俊輝

《傷逝如她》演繹愛情與仇恨

▼《傷逝如她》中趙鷺燕飾演這齣悲劇的旁觀者

▲曼農家一家之主埃斯拿（右）從戰場回家，女兒拉維妮亞（左）守在父親旁不肯讓他與母親姬絲汀獨處

▲紅杏出牆的姬絲汀（右）把毒藥讓丈夫埃斯拿服用並靜觀其變

◄拉維妮亞（左）仰慕的父親埃斯拿終於從戰場上回家了

天邊外劇場主辦的「新導演運動」，由鄧灝威執導，郭永康翻譯及改編尤金·奧尼爾（Eugene O' Neill）的劇作《Mourning Becomes Electra》成爲《傷逝如她》。跟原著最大不同的是該版本多了演員趙鷺燕演偶然於劇中出現的「說書人」，顯然是以現代人的心態帶領觀衆投入衆角色的處境，刺激觀衆思考這個發生於一八六五年至一八六六年美國的家庭／情慾故事於現今世代的意義。

愛與恨共冶一爐

女主角拉維妮亞（Lavinia，謝冰盈飾）愛上船長Adam（巢嘉倫飾），但情敵竟是她的媽媽姬絲汀（Christine，歐芷菲飾）。後來Adam被殺與姬絲汀自殺都跟拉維妮亞的忿恨、妒忌、失落及復仇心有關，可惜被殺、自殺情節都不像母女對峙戲般於台上有細緻精彩的演繹，拉維妮亞直斥媽媽是「賤人！」而姬絲汀掌摑女兒的場面似老土電視劇情節，好在從兩名演員的目光神情、說話語氣及精神狀態中，能令觀衆徹底感受到這對母女要摧毀對方的怨恨之心是多可怕。姬絲汀爲傷害女兒竟叫Adam追求拉維妮亞以使她受盡三角關係的折磨，這種懷着計謀的暗算常以另一些方式出現在職場和問題家庭中，觀衆不難產生聯想和共鳴。

Adam同時戀上一對母女是爲了報復，他認爲其父母遭拉維妮亞的上兩代人害死，就連他自己也被曼農家（拉維妮亞便是家族成員）所害才成爲私生子並過了一段貧苦生活，Adam於計謀揭穿後怒罵：「曼農家是垃圾！」但他又表明：「眞係鍾意拉維妮亞！」姬絲汀卻聲明：「如果Adam死咗，我寧願自殺！」從演員巢嘉倫、歐芷菲的演繹中，觀衆能體會到二人那份愛是情眞情深，亦見二人是愛恨交纏，深被仇恨所苦。

姬絲汀認爲丈夫埃斯拿（Ezra，陳嘉樂飾）和兒子奧林（Orin，黃慶堯飾）去參軍，是受到拉維妮亞慫慂，因拉維妮亞知道爸爸埃斯拿想逃避跟姬絲汀生活，這段戲跟姬絲汀指拉維妮亞屬爸爸的一邊而奧林屬媽媽的一邊，同樣見到「女兒對爸爸偏心」成爲姬絲汀的心病。這個四口之家其實有不倫之戀，加上拉維妮亞爲爸爸遭媽媽毒死而立心復仇的劇情，取材顯然源自希臘神話故事《厄勒克特拉》（即Electra，也是《傷逝如她》英文劇名一部分）中克特拉公主爲父報仇而弒母的故事，使人感到這家人的關係已逾越了傳統的道德觀念。

故事衝破時代地域

當媽媽姬絲汀自殺後，弟弟奧林感到姊姊取代媽媽主宰着家庭並於形象上變得像媽媽，竟把姊姊視爲媽媽般戀上，姊姊拒愛後，奧林覺得姊姊拋棄自己竟作要挾……在《傷》劇中，可見尤金·奧尼爾將人的慾望和扭曲了的倫理關係推向一個瘋狂失控的極端。

偏心、怪責、隱瞞、逃避、反叛、報復等，是人性常發生的問題，在劇中如雪球般越滾越大，引發多宗黑暗的殺人／自殺事件，令《傷》劇的全白色布景跟每個不純潔的角色構成反差強烈的諷刺。奧林即使離開戰場，仍不時對家人做出敬禮的當兵動作，這動作除了反映奧林曾於戰場弄傷頭可能因此患上某種精神病外，亦深刻體現家人之間的衝突像一場場暗黑戰爭，當戰事發展到姬絲汀與埃斯拿皆離世後，台上有兩塊像墓碑的東西說是這對夫婦之墓，耐人尋味兼發人深省，或能刺激觀衆思索：爲何人到死後仍要跟憎恨的人在一起，卻未能於死前過充滿愛與和諧的生活？

墓碑跟遍地枯葉的場景生動地呼應了英文劇名中「Mourning」（哀悼）一詞，一個個家人離世對似患精神病的奧林來說，就是感到壓抑與自責（尤其對媽媽自殺感到自責），而且苦痛愈來愈沉重，黃慶堯演活奧林那沉重得深感走投無路的悲情狀態及似被曼農家多個冤魂上身的失控狀態。拉維妮亞於劇末縱使面對絕境仍堅信有前路可走，謝冰盈將角色的頑強不屈演得像《玩偶之家》（易卜生的劇作）劇末誓要衝破困局的娜拉，而布景設計者程凱雯也別出心裁地於枯葉中鋪出一條可見的路。面對絕境有人一蹶不振而有人心懷希望，相信觀衆也易共鳴和能借鏡。

布景中的門從演出上半場緊閉演變到下半場門消失了，活像家人之間隱瞞的秘密隨着門的消失而消失。懷着不能揭穿的秘密，相信是不少觀衆都有過而值得反思的生活體驗，印證《傷》劇雖是個十九世紀的美國故事，但角色的處境能超越時代、地域的界限。